

中國古代大思想家

黎 嬰 編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

孔 子



墨子



孟 子



莊 子



荀 子

新子學
研究
PDG

目次

孔子	一
墨子	一九
老子	三二
孟子	四八
莊子	六二
荀子	七七

孔子

孔子是中國春秋時代的一大思想家，政治家，教育家。

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魯國人。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。他的祖先是宋國的貴族。宋國的貴族們曾經屢次發生內部的爭鬥，孔子的祖先便是在這種爭鬥中被排斥而遷徙到魯國的。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做過魯國鄉邑的地方官吏。孔子少年的時候，家境已經很貧寒，因而他學會許多技能。爲了維持生活，他曾經作「委吏」（管倉庫的官吏），又作過「乘田」（管畜養牛羊的官吏）。

孔子是一個非常好學的人。他的學問，既不由家傳，也沒有固定的師承。他依靠自己的勤於考察，時常詢問別人，而獲得了廣博的知識。在他三十八歲的時

候，他已經是當時魯國的一個著名的博學者。公元前五一八年，孔子三十四歲，魯國的貴族孟僖子叫他的兩個兒子（孟懿子與南宮敬叔）拜孔子爲師，跟他學禮。那時孔子已經有一些平民出身的學生。

孔子是開創中國歷史上私人講學的第一個人物。在孔子以前，學問知識是貴族們的獨佔品。孔子把他從各方面得來的知識傳授給一般的自由民。從此出現了非貴族的知識分子。他所講的學問主要是關於「詩書禮樂」與「射御」等知識技能。詩是詩歌，書是從古傳下的重要政治文件。禮是行爲的規矩，其中包括君臣相互之間的儀節，婚喪祭祀的儀式以及貴族們彼此交際的形式等等。樂是音樂。射是射箭的技術。御是駕車的技术。

孔子的這些學問是和魯國的情況有密切聯系的。魯國是當時著名的禮樂之邦。紀元前五四〇年，晉國的貴族韓起到魯國，在魯太史那裏，看見「易象」和「魯春秋」，他贊嘆道：「周禮都在魯國了」。魯國保存了周代很多的典章文

物。孔子所學習的，主要就是這些典章文物。但孔子並不是簡單地保持這些典章文物，而是要在這些典章文物的舊形式裏加進去一些新的內容，使它適合於已經改變了的社會情況。

孔子的政治見解的形成，和魯國當時的情況，也有密切的關係。當時的魯國，貴族專權，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握有政治上的實權，其中季孫氏權力最大，而魯國的國君僅僅擁有虛名而已。季孫氏不但執掌政治大權而且擁有巨大的財富，這些財富都是從百姓那裏搜刮得來的。這種情況使孔子達到了反對貴族專權，如擁護國君政治權力的見解。同時他又要求貴族們減輕對一般自由民的榨取。作為當時「士」階層的代表人物，他更積極地爭取「士」階層參與實際政治的權利。所謂士本來是最低一層的奴隸主。到春秋末期，有很多的士已經轉變成為地主了。當時也有從自由民中上升為士的，這些士也是地主。當時的士是社會中的新興力量。

公元前五一七年，魯國發生內亂，魯君昭公與三家起了衝突，三家聯合打敗了昭公，昭公逃奔齊國暫住。魯國情況相當紊亂，孔子也離開魯國到齊國來，那時孔子三十五歲。在齊國，他聽到「韶」樂，他被這韶樂所沉醉了，「三月不知肉味」。孔子見到齊景公，景公問他政治的原理，孔子答道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就是說，君要合乎君的標準，臣要合乎臣的標準，父要合乎父的標準，子要合乎子的標準。齊景公聽了很贊嘆，但他不肯重用孔子。孔子不久就離開齊國回到魯國來，依然靠教學維持生活，他的學生更增多起來。

公元前五〇一年，孔子五十歲了，魯國任命他作中都宰。不久即升為司寇。次年，即魯定公的十年，齊魯兩國的國君在夾谷的地方會見。孔子做魯定公的隨從贊禮的「相」。齊國想用武力來使魯國屈服，孔子却以「禮」「義」說服了齊國的君臣，齊國答應退還以前侵佔魯國的土地。在這個會中，孔子表現了高度的智慧與勇敢。

由於在夾谷之會中的功績，孔子得到了魯國執政貴族季桓子的信任，於是想乘機加強國君的權力，因而提議拆毀三家的都邑，當時叔孫氏季孫氏都有家臣佔據他們的都邑反叛，所以都同意拆毀自己的都邑。孟孫氏却没有家臣反叛的事件，因而反對毀都。結果「墮三都」的建議沒有實現。不久，孔子和三家的矛盾就逐漸深化起來。齊國送給魯國女樂，企圖腐化魯國的執政者，季桓子接受了，三月不聽政，孔子大不以為然，於是辭職離開了魯國，這是公元前四九七年的事。

自公元前四九七年孔子離開魯國，到公元前四八四年孔子回到魯國，前後十四年間，大部分時間是在衛國度過的，也有幾年在陳國，又曾行經曹，宋，鄭，蔡等國，又到過楚國的邊邑。後人傳說「孔子於七十二君無所遇」，那是誇大的說法。孔子在衛國的時候，也很受到衛靈公的優待，但他也不肯重用孔子。孔子沒法得到實行他的政治主張機會。

孔子遊歷各國的過程中，曾經遇到幾次危難。他經過匡地（衛國的邊邑）的

時候，曾遭受匡人的圍困。過宋，宋國的貴族司馬桓魋最嫉恨孔子，想刺殺他，於是孔子改變服裝逃開了宋國。有一次在陳蔡之間，適值兵亂，竟至於「絕糧」。其中過宋一事，突出地表明了孔子與當權的貴族之間的深刻矛盾。孔子主張壓抑當權貴族們的專橫行爲，因而遭到了貴族們的反對。

孔子在遊歷各國的時候，遇到了一些「獨善其身」的隱士，對孔子說了許多譏諷的話。這些隱士是一些願意從事體力勞動的知識分子，也不滿意當時的社會情況，但認爲不必四處奔走，應該「自食其力」「獨善其身」。有一個隱士譏諷孔子，說他是「知其不可而爲之者」，卽是明知做不到而偏要強幹的人。又一個隱士對孔子的學生子路說：「沒辦法的人滿天下都是，誰能够加以改變呢？你與其跟隨『避人之士』，還不如跟隨我『避世之士』呢！」子路向孔子報告了，孔子憮然嘆息道：「人和鳥獸是不可能同群的，我不和人們在一起要和誰在一起呢？假如天下的情況合乎理想，我也就不想加以改變了！」孔子的這些話流露了

他對於人類的深刻感情，表現了他的泛愛人類的人道態度，

孔子在公元前四八九年自楚返衛的時候，子路問他：「假如衛君請你主持政事，你要先辦什麼呢？」於是孔子提出了「正名」的理論來。他說：「必須先正名啊！」他指出正名的必要：「名不正，言就不順；言不順，事就不成；事不成，禮樂就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刑罰就不能合理；刑罰不合理，人民就不知怎樣才好了。」所謂正名是什麼意義呢？一件事物應有一個名稱，同時它的實際情況也應有一個標準。假如合乎這個標準，就可以叫這個名稱，假如不合這個標準，那就不該叫這個名稱了。孔子早年對齊景公講的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」，就是他所謂正名的一項重要內容。但孔子所謂正名，不限於訂正君臣父子之名，而也包括訂正一般事物之名的意義。孔子說過：「觚不像觚的樣子了，觚應該像觚呀！」這是訂正普通事物之名的例子。孔子又說過：「人們談禮說禮，禮僅僅指玉帛而言麼？人們談樂說樂，樂僅僅指鐘鼓而言麼？」這可以說是訂正禮樂之名。孔子

和他的弟子們常常討論君子與小人的分別。他認為，所謂君子小人不應該專就社會地位來劃分。富貴的人不一定是君子，君子必須具有一定的道德品質。假如僅僅富貴而品質却很惡劣，那也應該叫作小人。這樣，他改正了所謂君子小人的意義，這也是正名原則的應用。此外，他又分別仁與忠，仁與清，分別政與事，都可以說是他所謂正名的實際運用。孔子所謂正名的本質是：在當時社會過渡時期內，重新確定事物的標準，重新估量對於每一類事物的要求，從而努力改變事物，使它合乎標準，以建立起孔子所認為合理的社會秩序。

公元前四八四年，魯國的執政貴族季康子預備了禮物派人請孔子歸魯。於是孔子從衛國回到魯國。那時他已經六十八歲了。孔子回到魯國以後，雖然被尊崇為「國老」，但是不能夠參與實際政治。他以全力從事教育事業。他前後教授的弟子很多，據可靠記載，大約有七十多人（這在當時已經是很可觀了）。後人傳說孔子有三千門徒，那是誇大之詞。

季康子向孔子詢問政治的原理，孔子答道：「政就是改正錯誤，你以身作則，用正確的榜樣來領導人們，誰還敢不改正呢？」季康子有一次問道：「假如殺掉那些不合道理的人而接近合乎道理的人，怎樣？」孔子答道：「你主持國政，何必採用殺人的辦法呢？你想往好裏做，人民就都變成好的了。」季康子感到當時盜賊太多沒有辦法，希望孔子指出一個辦法，孔子說道：「假如你沒有貪心，雖獎勵人民偷竊，人民也是不肯的！」從這些對話中，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傾向。

孔子對弟子們講學，編定了一些教科書。他編定了古代詩歌的總集叫作詩經；又編定了從古以來的重要政治文件叫作尚書。詩經到現在還很完整，尚書却從漢朝時就僅僅保存一部分了。孔子還講論過夏商周三代的禮，又訂正過樂譜。傳說孔子晚年喜歡研究「周易」，作過「易傳」。但記載孔子言行的書「論語」中關於孔子與易經的關係沒有明確的記載，因而很多人認為易傳不是孔子寫的。

易傳中有一些「子曰」的文句，這在一方面證明這些篇章不是孔子自己寫的，同時另一方面也證明這些篇章和孔子有密切的關係。大概易傳是孔子的弟子們根據孔子的見解加以發揮而寫成的。孟子說孔子作春秋，這件事在論語中也沒有記載，但孟子大概有他的根據。春秋本是魯國的史書，孔子拿來略加修改作為教科書，這是完全可能的。孔子和弟子們問答的話以及他的重要事迹，當時他的弟子們曾經作過簡單的記錄，後來他的二三傳弟子們收集起來，編成「論語」一書，這是關於孔子思想學說的基本材料。

孔子回魯後又進行了五年的教育工作，到公元前四七九年，得病去世。年七十三歲。

孔子一生的政治活動的實際意義何在？孔子的基本立場是什麼？從各方面的可靠材料看來，首先我們應該肯定，孔子是反對貴族專權，主張加強國君的權力的。這一點和後來墨家的尚同學說，法家的集權思想，基本上是屬於同一方向